

许学夷楚辞批评考论

汪群红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诗源辩体》卷二主要是许学夷有关楚辞的批评,他对刘勰、朱熹、严羽、祝尧、胡应麟等人观点既有继承,又有所超越。许学夷以“辨体不辨意”为批评原则,强调屈骚本辞赋之宗,“不必以圣经列之”;他接受《昭明文选》骚、赋二分的分类原则,重点辨析骚、赋之别。对于楚辞各篇价值与优劣比较,许学夷往往据其文辞之有无意蕴、有无文采而立论。他对《楚辞》作者的考辨,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屈原“忠而过”的评价,体现了许学夷对儒家中和思想的接受。

关键词: 许学夷; 楚辞; 辩体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21)02-0060-09

Research on XU Xueyi's Criticism on Chu Ci

WANG Qunh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second volume of *The Origin and Style-distinguishing of Poetry* is mainly about XU Xueyi's criticism on Chu Ci, which inherits and surpasses the views of LIU Xie, ZHU Xi, YAN Yu, ZHU Yao, HU Yinglin, etc. XU Xueyi observed the principle of "distinguishing style from meaning" in his criticism, emphasizing Qu Yuan's Sao style acting as the ultimate source for other Ci Fu. He thought that Ci Fu should not be listed i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He accepted the principle of the dichotomy of Sao Fu in *Zhaoming Anthology*, focusing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ao and Fu. For the comparison of the value and merits of each piece of Chu Ci, XU Xueyi usually relied on its meaning and literary grace. His research on the author also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The evaluation of QU Yuan's "loyalty and fault" reflects XU Xueyi's acceptance of Confucian neutralization.

Key words: XU Xueyi; Chu Ci; style-distinguishing

明末布衣许学夷所著《诗源辩体》是明代诗学集大成之作。其卷二专论楚辞,共二十六则。前二十二则论屈宋楚辞,第二十三、二十四则辨骚、赋之不同,第二十五、二十六条附论赋体。《诗源辩体》他卷亦有几处论及楚辞。游国恩《楚辞论文集》、黄灵庚《楚辞文献丛考》、易重廉《中国楚辞学史论》、孙巧云《元明清楚辞学史》等楚辞学专著尚未论及许学夷楚辞批评;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陈炜舜《明代后期〈楚辞〉接受论集》一书虽提及《诗源辩体》,然并未展开介绍。整体来看,学界对《诗源辩体》的楚

收稿日期:2020-11-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诗源辩体》笺注与研究”(编号:16BZW076);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诗源辩体》与中国诗歌文体学研究”(编号:14WX06)

作者简介:汪群红(1968-),女,江西南昌人,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批评史。

辞批评重视不足,大多简单将其归之复古派诗学的范畴。

有关楚辞的注疏与评论,或以训诂为重点,或以辨意辨音为主,而许学夷的楚辞批评重在辨体,同时又不离辨意和辨音。许学夷对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朱熹《楚辞集注》、严羽《沧浪诗话》、祝尧《古赋辨体》、吴讷《文体明辨》、王世贞《艺苑卮言》、胡应麟《诗薮》、焦竑《澹园集》《焦氏笔乘》、张京元《删注楚辞》等书中相关论述有所辩证,并对楚辞学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楚辞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楚辞体制之辨

体制之辨,包括对体类、构成文体的语言组织形式、文本的整体风貌及其源流演变的辨析,是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综合性研究。有关诗歌体制的源流演变,许学夷首引严羽之论“《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1][p32]}语自严羽《沧浪诗话·诗体》^{[2][p48]}许学夷释曰,此处《离骚》为“屈宋《楚辞》总名”^{[1][p32]}。他没有完全沿袭严羽的看法,而是更深入地总结道“《三百篇》正流为汉魏诸诗,别出而乃为骚。”^{[1][p32]}显然意在突出汉魏之诗为《诗经》之后的正流,楚辞为别出的状况。许学夷比较赞同胡应麟“骚实歌行之祖,赋则比兴一端,要皆属诗”^{[1][p32]}的观点。参见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3][p4]}。在此基础上,许学夷更为深入细致地辨析楚辞的体制,主要包括《诗》骚之变与骚、赋之变,其中涉及楚辞文本的整体意蕴、语言风格及音韵使用等问题。

其一,论《诗》骚之变。许学夷较完整地引用了《文心雕龙·辨骚》篇的相关论述。刘勰全面总结了《诗》《骚》异同,《骚》同乎《诗》,在于同为典诂之体,皆有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骚》异乎《诗》,因其有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与荒淫之意。刘勰将楚辞视为《诗经》之变体。不过,刘勰又接受了汉代以来传统的《诗》《骚》并重观念,将《辨骚》篇纳入“文之枢纽”部分,体现《文心雕龙》“执正驭奇”的基本思想。许学夷对此按曰,汉代淮南王、宣帝、扬雄、王逸等皆以《骚》“方经”,而班固“独深贬之”,而“勰始折衷,为千古定论”^{[1][p34]}。他受《文心雕龙》影响深刻,是显而易见的。

朱熹亦继承了传统的“依经立论”的楚辞批评方法。许学夷总体上对朱熹楚辞批评评价很高。他引朱熹语云“诗有六义,楚人之词,亦以是而求之。”^{[1][p32]}此论出自《楚辞集注·离骚》朱熹注中按语^{[4][p9]}。朱熹认为:楚辞中寓情草木、托意男女、以极游戏之适者,乃“变风之流”;叙事陈情、感今怀古、不忘君臣之义者,为“变雅之类”;而其语事神、歌舞之盛,则近乎颂诗。朱熹将楚辞与变风变雅及颂诗一一对应,是典型的“依经立论”的楚辞批评范式。许学夷又引朱熹论赋比兴之语“赋则如《骚经》之首章所云也,比则香草恶物之类也,兴则托物兴词、初不取义,如《九歌》‘沅芷澧兰’以兴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属也。然《诗》之兴多而比赋少,《骚》则兴少而比赋多,要必辨此而后词义可寻。”^{[1][p32]}语自朱熹《离骚》题解注中按语^{[4][p9]}。考朱熹又曰“《周礼》:‘太师掌六诗以教国子,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而《毛诗大序》谓之‘六义’,盖古今声诗条理,无出此者。《风》则间巷风土男女情思之词,《雅》则朝会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颂》则鬼神宗庙祭祀歌舞之乐,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节奏之异而别之也。赋则直陈其事,比则取物为比,兴则托物兴词,其所以分者,又以其属辞命意之不同而别之也。诵《诗》者先辩乎此,则《三百篇》者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矣。”^{[4][p8-9]}朱熹从文体功能、篇章节奏和属辞命意等多方面解释“六义”,重视比较《诗经》与楚辞在赋比兴手法运用上的不同。

而许学夷较为关注楚辞与《诗》之“赋”在情理表达等方面的异同。他引用元人祝尧《古赋辨体》观点曰“骚人之赋与诗人之赋虽异,然犹有古诗之义,辞虽丽而义有则。诗人所赋,因以吟咏情性也,骚人所赋,亦以其发乎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于辞,其辞不自知而合于理。情形于辞,故丽而可观,辞合于理,故则而可法。”此论出自祝尧《古赋辨体·两汉上》^{[5](卷三 p746)}。扬雄《法言》有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而祝尧借以论骚人之赋辞虽丽而义亦雅正,故可观可法。祝尧依然沿袭了楚辞批评传统的依经立论方法。他强调骚人之赋与诗人之赋,二者皆本于情、合于理。

许学夷认为朱熹和祝尧均得“《诗》骚之变”^{[1][p33]}。他又引胡应麟《诗薮》语云“四诗典则雅淳,自

是三代风范;宏丽之端,实自《离骚》发之。”语自《诗薮》内编卷一^{[3][p4]}。四诗,指《国风》、二《雅》及《颂》。胡应麟论述《诗经》与楚辞语言风格的不同,亦沿用传统的依经立论之法。

许学夷很重视楚辞对《诗经》的接受,其楚辞批评固然受到经学的影响,不过又认为屈骚本辞赋之宗,“不必以圣经列之”^{[1][p34]}。这就充分体现了许学夷楚辞乃一种诗体的自觉意识。

其二,论骚、赋之别。许学夷论骚、赋之别及骚为后世赋体之宗祖等问题,很关注祝尧《古赋辨体》的相关论述。《四库全书总目》该书提要曰“其书自楚词以下,凡两汉三国六朝唐宋诸赋,每朝录取数篇,以辨其体格,凡八卷。其外集二卷,则拟骚琴操歌等篇,为赋家流别者也。采摭颇为赅备。”^{[6][p1708]}《古赋辨体》强调赋为古诗之流,赋之产生与春秋赋《诗》言志风气盛衰之关联,汉赋缺失讽喻之旨等观点。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受《古赋辨体》影响很大,该书不录《诗经》,首录古歌谣辞,次选古赋。古赋部分,分楚与两汉,又附录三国六朝、唐、宋、元、国朝卷并序之,其序多摘祝尧《古赋辨体》中评论。吴讷亦如祝尧《古赋辨体》引北宋宋祁之语,言“《离骚》为辞赋祖”^{[7][p19]}。许学夷对《文章辨体》的评价不是太高,评其“一遵祝氏”^{[1][p363]}。

无论是祝尧还是吴讷均把楚辞归于赋体一类,这种做法显然是受到《汉书·艺文志》的影响。许学夷引胡应麟语云“世率称楚骚汉赋,《昭明文选》分骚、赋为二,历代因之。名义既殊,体裁亦别。然屈原诸作,当时皆谓之赋,《汉艺文志》所列诗赋一种,而无所谓骚者。首冠屈原赋二十五篇。自荀卿、宋玉,指事咏物,别为赋体。杨、马而下,大演波流,屈氏诸作,遂俱系《离骚》为名,实皆赋一体也。”^{[1][p42]}胡论出自《诗薮》杂编卷一,^{[3][p248]}许学夷评其乃“前人所未发明”^{[1][p42]}。

许学夷更多地接受了《昭明文选》区分骚、赋的分类之法,多论骚、赋之别。他引胡应麟骚、赋兴衰论云“骚盛于楚,衰于汉,而亡于魏;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1][p41]}又引胡应麟之论:不当于汉代求骚之代表,如《招隐》诗;亦不当于魏之后寻赋之典型,如《三都赋》。上引均自《诗薮》内编卷一^{[3][p6]}。胡应麟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文体,骚为楚之代表,汉赋乃赋之典型。然许学夷进一步考虑到文体命名的名实关系,认为学者不可不辨其体。他辨屈原《卜居》《渔父》、宋玉《招魂》、唐勒《大招》,虽归为楚辞,实际“皆赋体”;司马相如《大人赋》《宜春宫赋》、班固《幽通赋》、张衡《思玄赋》,“皆骚体也”^{[1][p41]}。所辨比前人更为深入细致。

许学夷还认为楚辞中有骚、赋渐变之体。他评屈原《卜居》,“思若涌泉,文如贯珠,妙不容言”,《渔父》“警绝稍逊,而整齐有法”^{[1][p36]}故为《文选》收录。考《卜居》录屈原对太卜郑所言曰“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诛锄茅草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言正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媮生乎?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哤訾栗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宁与骥骜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兮,谁知吾之廉贞!”^{[4][p144]}屈原通过八个“宁乎”句追问未来命运,正如许学夷所评“思若涌泉,文如贯珠”。而所谓《渔父》“整齐有法”,当指其文中出现了较多整齐的骈偶句。他认为《卜居》与《渔父》皆为由骚入赋的渐变之体,故评明人张中山《卜居》《渔父》“意浅语肤,疑是伪作”^{[1][p37]}之论,悞谬至极。张中山即张京元,万历年著有《删注楚辞》,焦竑作序。

许学夷又从语言风格和文本的深层意蕴论骚与赋体制的不同,看法与祝尧有同有异。他首先赞同祝尧对楚辞辞、情、理关系的论述,引祝尧语“屈宋之辞,家传人诵,尚矣。删后遗音,莫此为古者,以兼六义焉尔。赋者,诚能隽永于斯,则知其辞所以有无穷之意味者,诚以舒忧泄思,粲然出于情。故其忠君爱国,隐然出于理。自情而辞,自辞而理,真得诗人发乎情、止乎礼义之妙,岂徒以辞而已哉。如但知屈宋之辞为古,而莫知其所以古,及其极力摹仿,则又徒为艰深之言以文其浅近之说,摘奇难之字以工其鄙陋之辞,汲汲焉以辞为古,而意味殊索然矣。夫何古之有?”^{[1][p33]}其论出自《古赋辨体·楚辞体下》^{[5](卷二 p743)}。祝尧论屈宋之辞为古诗之流,体兼六义,且颇有“古”意;其古意不在于艰深之言,而是

指辞有深味《离骚》舒忧泄思与忠君爱国思想皆出于情和理,不过,前者显,后者隐。祝尧比较深入地讨论了楚辞情、理、辞之间的关系,强调为情而造辞。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祝尧受理学思想影响较深。祝尧还明确指出,作赋非仅以辞为古,当“本于情”。许学夷引祝尧论汉赋曰“赋之为古,亦观六义所发何如耳。若夫雾縠组丽、雕虫篆刻,以从事于侈靡之辞,而不本于情,其体固已非古,况乎专尚奇难之字以为古,吾恐其益趋于辞之末、而益远于辞之本也。”^{[1][p33]}其论出自《古赋辨体·两汉体下》^{[5](卷四 4761)}。此处虽论汉赋,与前论楚骚观点相同。

祝尧将骚归之于赋类,明代王世贞亦往往骚、赋并称。王世贞曰“《骚》赋虽有韵之言,其于诗文,自是竹之与草木,鱼之与鸟兽,别为一类,不可偏属。”^{[8][p962]}他将《骚》赋,与诗文分开,别为一类,显然不同于《昭明文选》归类体系。许学夷引王世贞论云“《骚》辞所以总杂重复、兴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恻怛深至,不暇致诮,亦故乱其绪,使同声者自寻、修隙者难摘耳。”^{[1][p34-35]}其论出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意在强调拟《骚》赋之辞,“今若明白条易,便乖厥体”^{[8][p962]}。许学夷则释曰“《骚》辞虽总杂重复,兴寄不一,细绎之,未尝不联络有绪。元美所谓‘杂而不乱、复而不厌’是也。学者苟能熟读涵泳,于窈冥恍惚之中得其脉胳,识其深永之妙,则《骚》之真趣乃见。”^{[1][p35]}许学夷强调注意把握《离骚》的内在结构及其深永妙意。他认为后代学《骚》者,“于六义亦未尝缺,而深永出实少”^{[1][p35]},他特别指出,这一点正是祝尧《古赋辨体》未论之处。

胡应麟则接受了《昭明文选》骚、赋二分的体系。许学夷引胡应麟语云“骚与赋,句语无甚相远,体裁则大不同。骚复杂无伦,赋整蔚有序。骚以含蓄深婉为尚,赋以夸张宏钜为工。”^{[1][p41]}此论出自《诗薮》内编卷一^{[3][p6]}。胡论骚辞虽为作者反复申诉情感之语,风格雄奇,然而并不意味着骚诗的表达缺乏含蓄深婉的审美意蕴,赋在体格上与骚是不同的。许学夷在胡应麟所论基础上,总结了读《骚》之三品,曰“凡读骚辞,得其深永之妙,一唱三叹而不能自己者,上也;得其窈冥恍惚、漫衍无穷、可喜可愕者,次也;得其金石宫商之声、琅琅出诸喉吻而有遗音者,又次也。否则但如嚼蜡耳。”^{[1][p35]}他区分了读《骚》的多重境界:识《骚》“深永之妙”,为最高境界;把握住《骚》瑰丽的想象,则次一等;得《骚》音韵之美,再次一等。连音韵之美亦不能感受到,则味同嚼蜡。

不过,许学夷并不同意王世贞楚辞不可句摘的评价,认为屈宋之辞不只意味深永,而且有佳句可摘。他将楚辞佳句分为两类:一为“秀雅之句”,二为有“瑰玮之句”。其所摘秀雅之句,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等,多描写美人香草;瑰玮之句,如“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多出于想象与激情。他评后世拟楚辞者,“但能窃其糟粕,短钉成篇,至其佳句,了不可得矣”^{[1][p40]}。

其三,许学夷又附论赋之流变。《诗源辨体》虽将楚辞归于诗类,依然受到楚辞为赋之宗祖传统观念的影响,卷二最后附论赋体之流变。许学夷引祝尧语“《子虚》《上林》《两都》《二京》《三都》,首尾是文,中间乃赋。世传既久,变而又变。其中间之赋,以铺张为靡而专于辞者,则流为齐、梁、唐初之俳体;其首尾之文,以议论为使而专于理者,则流为唐末及宋之文体。性情益远,六义渐灭,赋体遂失。”^{[1][p42-43]}此乃祝尧评《子虚赋》语,出自《古赋辨体·两汉体上》^{[5](卷三 4750)}。祝尧分析了赋体结构,并论赋体各部分对后世文章的影响。许学夷又引祝尧俳律关系论“俳体始于两汉,律体始于齐梁。俳者,律之根;律者,俳之蔓。陈后山云‘俳体卑矣,而加以律;律体弱矣,而加以四六。’此唐以来进士赋体之所由始也。”^{[1][p43]}考其出自《古赋辨体·唐体》总论部分^{[5](卷七 4801)}。《四库全书总目》之《古赋辨体》提要曰“其论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谓问答之体,其源出自《卜居》《渔父》。宋玉辈述之,至汉而盛。首尾是文,中间是赋。世传既久,变而又变。其中间之赋,以铺张为靡,而专于词者则流为齐梁唐初之俳体。其首尾之文,以议论为使而专于理者,则流为唐末及宋之文体。于正变源流,亦言之最确。”^{[6][p1708]}《总目》指出,祝尧论赋体或演变为齐梁唐初骈文,或流为唐末及宋文章,对《古赋辨体》的关注点与许学夷颇为一致。

其四 不可忽略的是,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十八几次强调了楚辞亦为歌行之祖,尤其论及李白的部分歌行往往“出于骚”^{[1](p200)}。许学夷曰“太白《鸣皋歌》虽本乎骚而精彩绝出,自是太白手笔。至《远别离》《蜀道难》《天姥吟》则变幻恍惚,尽脱蹊径,实与屈子互相照映。”^{[1](p199)}李白歌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纵横开阖与屈骚的瑰丽想象如出一辙。当然李白的身份与精神世界毕竟不同于屈原,故而许学夷评李白歌行,自是李白手笔。

其五 辨楚辞之声韵。许学夷评张京元《删注楚辞》“《离骚》原不用韵,强叶者非”之论曰“似于骚辞初未窥一斑也”^{[1](p41)},可见,他辨体是将音韵之辨包括在内的。前已论及,许学夷读《骚》境界,其三即“得其金石宫商之声、琅琅出诸喉吻而有遗音者”。另外,许学夷评《国殇》“声悍气峻,铮若金铁,与诸作不同,正足为毅魂鼓勇”^{[1](p36)}。综上可知,与许学夷同时代的赵宦光在《弹雅》一书中对许学夷只重辨体,不论声调的批评并不符合实际^①。

二、楚辞作者与文本及拟作品评考论

对于楚辞各篇价值,许学夷引严羽论云“《楚辞》惟屈宋诸篇当读,外惟贾谊《怀长沙》、淮南王《招隐操》、严夫子《哀时命》,此外亦不必也。”^{[1](p41)}严论出自《沧浪诗话·诗评》^{[2](p182)}。许学夷对此按曰:“诸篇而外,尚有贾谊《惜誓》可读,其他摹仿盗袭,无一警语。至如方朔《初放》、王逸《逢尤》,益又卑下。”^{[1](p41)}无疑,许学夷对汉代拟楚辞之作评价较低。下文重点解读许学夷对《离骚》《九歌》《九章》《天问》《九辨》等篇作者的论考及其对楚辞作品优劣之比较。

其一 评屈原与《离骚》之分章。许学夷对屈原的评价充分体现其儒家“中和”的审美观。他引朱熹评屈原曰“其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而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为醇儒壮士所羞称。”^{[1](p34)}此语出自朱熹《楚辞集注》序^{[4](p4)}。许学夷注曰:朱熹此论即刘勰所言“异乎经典者也”,并认为此语“实不为谬”^{[1](p34)}。许学夷又引焦竑语曰“岂变风变雅非孔子所删定,而醇儒壮士能舍忠君爱国以为道也耶?”^{[1](p34)}此乃焦竑为张京元《删注楚辞》所作序中对朱熹的批评^{[9](p4)}。考焦竑《雅娱阁集序》曰“古之称诗者,率羈人怨士不得志之人,以通其郁结,而抒其不平,盖《离骚》所从来矣。岂诗非在势处显之事,而常与穷愁困悴者直邪?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苟其感不至,则情不深;情不深,则无以惊心而动魄,垂世而行远。吾观尼父所删,非无显融臃厚者厝乎其间,而讽之令人低徊而不能去,必于变《风》《雅》归焉,则诗道可知也。”^{[10](p155)}焦竑高度评价《离骚》,认为《离骚》抒发了屈原的不平之情,寄予了屈原的深情厚意,实可与《变风》《变雅》相提并论。不过许学夷指出,焦竑评《删注楚辞》亦有相当委婉之处:如焦竑评张京元有“不欲以怨愤伤原”的心理,故张京元谓《离骚》“其指一归于平淡”^{[1](p34)}。许学夷对屈原的态度与焦竑不同,曰“屈原之忠,忠而过,乃千古定论。今但以其辞之工也,而谓其无偏无过,欲强跻之于大圣中和之域,后世其孰信之?此不足以扬原,适足以累己耳。”^{[1](p34)}与焦竑观点相比较,许学夷对于屈原“忠而过”的评价显得比较保守。

然读朱熹《楚辞集注》序、各篇题解与注释,我们可见朱熹与屈原心心相印。朱熹《楚辞集注》序曰:“原之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虽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投泪讴吟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4](p4)}朱熹虽然站在儒家思想立场强调《楚辞》的忠君爱国思想,然而他对屈原也表达了相当的理解,往往持共情的态度。因而许学夷评张京元《删注楚辞》“于朱注一语不录”的做法甚为不妥^{[1](p41)}。笔者认为许学夷这一看法不无道理。

许学夷对《离骚》评价较高,前文已有涉及。需要补充的是,他还评朱熹《楚辞集注》之《离骚》篇,

① 参见拙文《明代格调论的余波——赵宦光〈弹雅〉及其“声调”说》,《古代文论研究辑刊》2004年第二十二辑。

以四句为一章,“不免穿凿耳”^{[1] (p41)}。考《宋端平本楚辞集注》正以四句为一章进行注释^①。朱熹此种分章方式显然难免有割裂语意之处。

其二,许学夷特别推崇《远游》篇。他甚至评《远游》较《离骚》“更为联络,而文采亦完”。朱熹《楚辞集注》语曰“司马相如作《大人赋》,多袭其语。然屈子所到,非相如之所能窥其万一也。”^{[4] (p143)}许学夷评司马相如《大人赋》虽仿《远游》,“然好以奇难为工”^{[1] (p35)},后人几乎难以读下去;而《文选》不录《远游》,原因不可知晓。许学夷对《远游》篇的重视,固然表明他对《远游》结构、文采的认可,亦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许学夷的精神世界尚为道家思想留有一席之地。

许学夷又论及《远游》作者。胡适、陆侃如、游国恩等言《远游》乃汉人伪托。他们认为《远游》抄袭司马相如《大人赋》的词句很多^{[11] (p140)},而非如许学夷所论,《大人赋》模仿《远游》。然而这个问题并没有确证,许学夷的观点可备一说。

其三,论《九歌》之用及其与《离骚》之比较。许学夷接受了《九歌》本“祀神之辞”的观点,反对过度阐释《九歌》。他指出《九歌》中惟《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四章,或有寄意于君臣关系,其余数章只是祀神,“注家必欲谓屈子事事不忘君,故每每穿凿强解,意以为必如此乃不妄作,遂使古人文字牵缠附合,愈读愈晦,则注家之过也”^{[1] (p35)}。考王逸《九歌》序言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12] (p55)}王逸一方面点明《九歌》本为楚地祭祀之乐,又指出屈原因“其词鄙陋”而进行了修订。朱熹亦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褻慢淫荒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是以前言虽若不能无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此卷诸篇,皆以事神不答,而不能忘其敬爱,比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赤,尤足以见其恳切之意。旧说失之,今悉更定。”^{[4] (p41)}无论王逸还是朱熹,虽皆以《九歌》为祀神之作,然又不外乎以“比类”“讽谏”论《九歌》。由此可见,许学夷的评议是有针对性的。

又考清初何焯论《九歌》曰“越人鬼而楚人禘,其俗固然。《汉书·郊祀志》载谷永之言云,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邀福助却秦军,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则屈子盖因事以纳忠,故寓讽喻之词,异乎寻常史巫所陈也。”^{[13] (p944)}何焯观点亦同于王逸、朱熹,既重汉代谷永之言,又论《九歌》为讽喻之词,与一般巫史所作祀神之乐歌不同。

清人蒋骥的观点不同于朱熹,其曰“《九歌》所祀之神,《太一》最贵。故作歌者但致其庄敬,而不敢存慕恋怨忆之心,盖颂体也。亦可知《九歌》之作,非特为君臣而托以鸣冤者矣。朱子以为全篇之比,其说亦拘。”^{[14] (p23-24)}蒋说近于许学夷所论。

现代学者姜亮夫梳理了历代种种观点,亦认为《九歌》为屈原依楚民歌修饰润色之作^{[15] (p139)}。而楚辞研究集大成者游国恩评曰:千余年来楚辞评论“总离不了什么‘屈原借事神以讽谏,以寄其忠君爱国之思’一类的废话”^{[11] (p55)}。他认为这些附会、迂腐之谈,与屈原是绝不相干的。游国恩楚辞研究中并未提及《诗源辩体》,然其对《九歌》的评价,与许学夷较为一致。当代楚辞学家黄灵庚则特别强调“屈原在沅、湘《九歌》基础上进行创作之时,有意或无意地倾注自己的情感,确实是有所讽喻、寄托的。”^{[16] (p193)}而许学夷认为《九歌》中惟《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四章,或涉及君臣关系。相比之下,许论更为谨慎。许学夷还由此联系到陶渊明与杜甫诗,言“知此则可以观陶杜矣”^{[1] (p35)},顺便指出了陶诗与杜诗注释亦存在过度阐释的问题。

许学夷还比较了学习《离骚》与《九歌》的难易程度“《离骚》宏丽,《九歌》秀美,然《九歌》可学,而

① 参见《宋端平本楚辞集注》,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

《离骚》不易学也。”^{[1][p36]}此亦从文采风格角度着眼。许学夷指出,国朝诸先辈竞力学骚,纷纷摹拟,于是似乎“屈子群然在目矣”^{[1][p36]}。而实际上,《离骚》学之不易,明代楚辞体拟作,皆不得其法。

其四,许学夷论《九章》较《离骚》《九歌》,“制作多有不类”^{[1][p36]}。许学夷所谓“制作”,即体制。如《涉江》《哀郢》《怀沙》有“乱曰”,《抽思》有“少歌曰”“乱曰”,而《橘颂》则以四言为主。他还认为《九章》整体上不如《九歌》,其中《涉江》《哀郢》二诗为胜,内容上最有相似度,而文采亦最为突出。他评“《文选》录《涉江》而《沧浪》取《哀郢》”^{[1][p36]},各有其意。

朱熹认为《九章》乃“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流放之后,“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九章》是后人汇辑而成的,“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4][p92]}。许学夷则论《九章》未必皆屈原所作。他认为《惜往日》云“不毕辞而赴渊兮,惜雍君之不识”,《悲回风》云“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岂皆为屈子口语?“盖必唐勒、景差之徒为原而作,一时失其名,遂附入屈原耳。注家强解,可笑。”^{[1][p36]}而今人亦多持此种观点,如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中《班固、刘勰对屈原的批评》一节认定“《惜往日》《悲回风》非屈原作的事实”^{[17][p568]}。张树国则结合简帛编连体例研究,指出“解读《悲回风》这篇长诗结构,由屈原《悲回风》原作及西汉扬雄《畔牢愁》附益而成《悲回风》,原作承接《哀郢》《涉江》而来,表达了屈原岁暮,流浪于沅湘流域的凄怆感受。”^①他认为现存《悲回风》非屈原原作。

其五,论《天问》之创作背景。许学夷引张京元《天问》题辞云“原见放屏居,咄咄无聊,杂忆往古,随笔诘问。若曰人不足问,故呼天而问之。且其命辞朴拙,断非汉以后人所能道。但篇中杂沓参差,读者费解。”^{[1][p37]}许学夷对张论颇为认同,按曰“中山说《楚辞》,每多谬戾,惟此庶为独得。”^{[1][p37]}张京元评《天问》语言朴拙,这个评价符合《天问》的语言特点,《天问》为《楚辞》最为难懂之篇。张京元《天问》题解又言“旧谓见宗庙图画而问焉,恐壁间未必画此种种也。”^{[9](卷三)}考王逸《楚辞章句》曰“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伟僂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何而问之。”^{[12][p85]}后世论者多有佐证,如丁晏咸丰年间所撰《楚辞天问笺》自序曰“壁之有画,汉世犹然。汉鲁殿石壁及《文翁礼殿图》,皆有先贤画像。”^{[18][p1]}晚清刘师培亦持此类观点^②。然终属推论,并无确证。游国恩据《史记·楚世家》对屈原天文学家的身份作了考论,具有参考价值。而许学夷《天问》“未必皆为见宗庙图画而问”的说法,亦尚无确证。

其六,论《九辩》作者、分章、创作意图。直至明代依然有人认为《九辩》是屈原所作。许学夷不同意焦竑所论《九辩》《九歌》“语类自伤,当出原作”^{[1][p37]}的观点。考焦竑《九辩九歌皆屈原自作》一文曰:“《离骚经》:‘启《九辩》与《九歌》兮’,即后之《九歌》《九辩》,皆原自作无疑。王逸因‘夏康娱以自纵’之句,遂解《九歌》为禹,不知时事难于显言,乃托之古人,此诗人依仿形似之语耳。不然,则上所谓‘就重华而陈词’,岂真有重华可就邪?舍原所自言不之信,而别解之,不知何谓?《九辩》谓宋玉哀其师而作,熟读之,皆原自为,悲愤之言,绝不类哀悼他人之意。盖自作与为他人作,旨趣故当霄壤,乃千百年读者无一人觉其误,何邪?”^{[19][p131]}又陈第《屈宋古音义》有曰“宋洪兴祖得《离骚释文》古本一卷,其篇次与今本不同。首《离骚》,次《九辩》,而后《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招魂》《九怀》《七谏》《九叹》《哀时命》《惜誓》《大招》《九思》。故王逸于《九章·哀郢》注云‘皆解于《九辩》中。’儒者因是谓《九辩》亦屈原所作,不知古本所次不依作者之先后。”^{[20][p112]}陈第认为《九辩》《九歌》乃夏启所作乐之说,颇有道理。不过,陈第盛赞焦竑观点,曰“近弱侯谓余曰‘《九辩》非宋玉作也。反复九首之中,并无哀师之言可见矣。夫自悲与悲人,语自迥别,不可诬也。’愚于是熟复之,内云‘有美一人兮心不绎’,颇似指其师。然《离骚》《九章》中,原所自负者不少。以是而信弱侯之见,卓绝于今古

① 参考冷卫国《楚史及屈赋研究的重大创获——评张树国新著〈出土文献与上古历史文学研究〉》,赵敏俐编《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二十四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20年,第256页。

② 参见巩本栋《楚辞之兴本由图画而作——九歌新论》,《中国文化》2019年第1期。

也。”^{[20] [p112-113]} 许学夷则认为《九辩》实乃宋玉之作。《九辩》多伤岁时摇落、年命将衰、放弃无成之意，故未必皆因屈原所作。许学夷又比较《九辩》与《九歌》曰，“虽若流利，而气似稍劣，惟卒章气甚雄沛。然诸篇与屈子另为一手。”^{[1] [p37]} 他的论证不无道理。

其七论《招魂》《大招》等招魂与吊祭文本。对于宋玉《招魂》的旨意，旧说皆以为屈原放斥，宋玉“虑其魂魄将散，故作《招魂》以招之”^{[1] [p38]}。朱熹注云“荆楚之俗，或以是施之生人，玉遂因之国俗以招之也。”语自《楚辞集注》卷七《招魂》题辞^{[4] [p165]}。许学夷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乃屈原既死，而宋玉招之”，“乃读者未明其篇首数语之意”。《招魂》篇首曰“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无秽。上无所考此盛德兮，长离殃而愁苦。”^{[4] [p166]} 许学夷评《招魂》“语语警绝”^{[1] [p39]}，并论曰“此正屈原既死，宋玉托原词以诉上帝，故帝遣巫阳以招之也。”屈原言“长离殃而愁苦”，则平生坎坷与怀沙赴江俱包括在其中。许学夷评《招魂》，又言“二千年醉梦未醒，可发一笑”或隐晦指出屈原命运的悲剧性，或借此抒发一己之情怀。

许学夷评《大招》虽仿《招魂》体制，而文采则不及《招魂》。他认为《文选》取《招魂》而遗《大招》，是正确的。许学夷又引朱熹语曰“《大招》于天道拙申动静，若粗识其端倪，于国体时政，又颇知所先后。”语自朱熹《楚辞集注》卷十《大招》之题辞。朱熹论《大招》“要为近于儒者穷理经世之学”^{[4] [p179]}，许学夷认为朱熹的批评乃“儒者之见，非词家定论”^{[1] [p39]}，点明了朱熹楚辞批评的理学倾向。

许学夷还论及《大招》作者，言旧以为景差作。考王逸认为《大招》乃屈原之所作，又言“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12] [p216]}。而朱熹就认定《大招》是景差所作。朱熹评《大招》胜过《招魂》，认为“凡差语皆平淡醇古，意亦深靖闲退，不为词人墨客浮夸艳逸之态，然后乃知此篇，决为差作无疑”^{[4] [p179]}。其依据为宋玉《大言赋》《小言赋》。《大言赋》录景差赋曰“校士猛毅皋陶嘻，大笑至兮摧覆思。锯牙云翥甚大，吐舌万里唾一世。”《小言赋》录景差赋曰“载氛埃兮乘剽尘，体轻蚊翼，形微蚤鳞。聿遑浮踊，凌云纵身。经由针孔出入罗巾，飘妙翩绵，乍见乍混。”^{[21] (卷二)} 语言的确较为平淡，无艳丽之采。胡应麟则考定《大招》为唐勒所作。《诗薮》杂编卷一曰“楚词自屈原外，宋玉、唐勒、景差，并著名字。今屈原存者杂骚词二十五篇，宋玉《九辩》《招魂》诸赋一十二篇，景差《大招》一篇，而勒赋绝无传者。据《汉艺文志》，原赋二十五篇，与今传合。玉赋一十六篇，似缺其四。按《九歌》例，析《九辩》为九，则反溢其四篇外。仍列勒赋四篇，而差著作不录。东汉初，去战国近，勒赋宜有存者，不应至王逸世并没不传。差赋既不列《艺文》，又不列《大招》一篇至逸始出。朱元晦常定《大招》差作，亦以绝无左验为疑。余以《大招》属差，诚无证据；勒赋四篇，志于《艺文》，此其左验之大者，盖《大招》即此四篇中之一篇。况逸所注《楚词》，本刘向校定，而班固《艺文志》一仿刘氏《七略》旧文，使《大招》果差作，詎容并置弗录！兼固叙诗赋，但举宋玉、唐勒，绝不及差，《大招》出勒审矣。”^{[3] [p246]} 胡应麟乃据《汉书·艺文志》论《大招》为唐勒所作。许学夷取胡应麟说。有关《大招》作者，争议不断。王夫之、王泗原等皆从朱说。胡应麟、许学夷的观点则不太受关注。张树国根据出土文献，认定《大招》乃陆贾所作，为汉高祖刘邦“大殓入殓”之礼中的“招魂词”^①。

许学夷论汉代东方朔《七谏》、刘向《九叹》，皆为吊屈原而作。而如贾谊《惜誓》、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则各有所为，未必皆为屈原而作。许学夷评王逸“悉以为为原而作”的观点不甚合理。他举例说明，如《哀时命》云“子胥死而成义兮，屈原沉于汨罗”，《九怀》云“伊思兮往古，亦多兮遭殃。伍胥兮浮江，屈子兮沉湘”等句，均言及伍子胥，显然不仅仅是为屈原所作^{[1] [p38]}。许学夷所论，言之凿凿，颇为可信。

结语

《诗源辩体》一书，《明史·艺文志》已著录，然因其引书多列清人禁毁之目，清代流传不广。许学夷

① 参考张树国《出土文献与上古历史文学研究》第十二章《楚辞·大招》：汉高祖丧礼中的招魂文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的楚辞批评对清代楚辞研究影响甚微,20世纪以来的楚辞学专家亦不甚关注。然而今天我们细而绎之,深感许学夷所论虽未必皆能成立,却相当耐人寻味。许学夷辨析楚辞体制,对前人观点既有继承,又有超越,颇多卓见。台湾学者陈拱(徐复观弟子)著有《文心雕龙本义》一书,其《辨骚》篇之“通释”,强调《辨骚》重点在论楚辞艳丽的特点及其对后世文体的影响。他极力反对《辨骚》篇具有“翼圣、尊经之旨”^{[22][p139]}的观点。而许学夷则既关注《辨骚》篇“依经立论”的《诗》骚之辨,又相当重视楚辞对后世文体的影响,其思维之圆通,讨论之全面,令人佩服。许学夷辨楚辞作者、作品主旨与优劣,亦颇为深细,对屈原“忠而过”的评价,体现他“唯务折衷”的中和思想。许学夷论楚辞具体篇目,则主要辨其辞有无意蕴,观其辞有无文采。以此为标准,他对《天问》《大招》评价较低,对《远游》《招魂》《涉江》《哀郢》《卜辞》《渔父》等篇极为推崇。许学夷的楚辞批评,从整体上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诗家以辩体为主而“非辩意”^{[1](凡例 p1)}的批评原则。

参考文献:

- [1]许学夷.诗源辩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 [2]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 [3]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4]朱熹.楚辞集注[M].黄灵庚,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5]祝尧.古赋辨体[M].景印四库全书(第1366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7]吴讷.文章辨体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
- [8]王世贞.艺苑卮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9]张京元.删注《楚辞》[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 [10]焦竑.澹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1]游国恩.游国恩楚辞论著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12]洪兴祖.楚辞补注[M].白化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3]何焯.义门读书记[M].崔高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4]蒋驥.山带阁注楚辞[M].于淑娟,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 [15]姜亮夫.屈原赋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 [16]黄灵庚.楚辞与简帛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17]赵奎夫.屈原和他的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 [18]丁晏.楚辞天问笺[M].黄灵庚,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 [19]焦竑.焦氏笔乘[M].李剑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
- [20]陈第.屈宋古音义[M].黄灵庚,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 [21]古文苑[M].章樵,注.北京:中国书店,2012.
- [22]陈拱.文心雕龙本义[M].台北:商务印书馆,1999.

(责任编辑:刘伏玲)